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強兵策十首

強兵策第一

兵之作尚矣黃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
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勁鷙
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銳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
強聖人不能以制褐夫矣所謂強兵者非曰日尋干
戈暴骨萬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橫行天下也必有仁
義存焉耳仁義之說何如曰歷觀世俗之論兵者多
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
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愚以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
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者也
將者駁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
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
乃知君則專用道德將則知信仁勇嚴並用之矣昔
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
信言於漢王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
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
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秦人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
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信為將以木罌
缶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君成安君
不聽廣武君策以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泯
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為將
者多知詐力而為君者或不通仁義故雖百戰百勝
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放
奢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與愚者發善者勸惡
者懲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之用樂其
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
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
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
誰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鳩漿待渴者以附子呼飢人彼寧無聊必死而已孰為來哉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為將孟賁為卒飛堯為騎太阿為兵未易可圖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變亦不可不慎也國家積德紮仁為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幸戎心怙亂阻我王命師興三歲未獲振凱雖天衷勤恤而軍事惟煩或以財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頗或愁怨而西方充其矣伏惟發德音為天下慮內以紓吾民外以誘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強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曰以天下為一身則諸夏腹心也夷狄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王則手足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後其氣而疲其神以專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脩諸內而後行諸外彼戎狄豺狼罔知禮義強則犯上弱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復侵軼顧權制之何如耳故當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於邊外足兵食內免饋運民以息肩國以省費既安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內前不敢進

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
材木散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傍男女困饑室家空虛
行之數年敵承其弊此策之中也若帥師深入羸糧
而隨少人則攻戰不足多人則饋餼不繼道險而有
伏勢孤而亡援與無知之俗爭一日之命萬一蹉跌
禍在不測此策之下也今將出上策則何如曰屯田
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未之從者其以地少可耕
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郡國民既庶矣誠少
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誠無勤者可以
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民有困者
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內地授以生業使之
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隸于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
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別置
屯軍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
合而籍之以隸于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
聚然後辨其夫晦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
立勸課時加督察動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
矣既又為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冑乘
其閑暇習之戰鬪是謂因內政以寄軍令也然而武
事興矣食既足兵既練禁旅未動而屯軍固已銳矣
以紅腐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堅守國不
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愚弄

其民於矢石間而我以餘力馭之亡有日矣或曰屯田固便矣徙民內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用何如哉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徙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當是之時弗聞其擾也且以輦運之費為徙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輦運則連年不息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與之謂乎然則民樂內徙而邊郡虛如之何曰嚮者民多而兵少故閭者寡而驚者衆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閭者衆而民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虛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婁師德皆以屯田利益西土威震羗胡茲薦紳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強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能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為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歲靡之上可無西

顧之憂也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曰今天下
公田徃徃而足籍沒之產未嘗絕書或為豪黨占佃
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
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
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事男耕
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
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
又多於民而亡養生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
兵之良筭也或曰議者多稱鄉軍何如曰周禮小司
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為伍閭為兩
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此先王之法也管子
作寓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
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
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攘戎狄內
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
矣人之愛親戚重財物蓋天性也寇賊之來將殺我
丁強虜我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噍類
皆有關心矣君人者因民心而利道之既訓練之又
將領之則其守戰至死非賞罰使之然也竊觀近世
鄉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
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宿則吏卒至吏卒至
而亡所獲益為勞弊矣雖然豈唯野而已哉不曰郡

乎曰縣乎自非方鎮多無備豫客軍百十僅如逆旅
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鄉軍
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戶而為之矣萬家五百
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習未得理何者統帥
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備裨則戶民也戶民豈皆善
撫御或失變故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令之所教
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心背左右之宜耳
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毆市人耳此謂訓
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
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
明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鄉軍日
強也屯軍以征戎鄉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王之藩
屏也

強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
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
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
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予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
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
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
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
是國無顏冉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

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箠路籃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太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軟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遷漢王於蜀分裂天下號稱為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較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日之士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鞭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翁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論也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入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即險阻出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堙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筭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載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

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強兵策第五

兵矢者軍之神靈也甲冑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奮劍則千人披靡孟賁袒裼則童子關弓能殺之矣然兵不利不若無兵之愈也無兵則慎所擊而遠於敗矣甲不堅不若無甲之愈也無甲則知所避而免於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堅而假之以求勝恃之以求生則誤大事取大禍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為器之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凡器皆然况於兵乎故其為弓也取六材必以其時比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苦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六材之全然後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冰析澗春被弦其為矢也前弱則後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越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凡相筈欲生而待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察其為戈交戟矛之秘也攻國欲短守國欲長置而搖之以眡其峭炎諸牆以眡其撓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其為甲也眡其鑽空欲其窳眡其裏欲其易眡其朕欲其直橐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衣之欲其無斷是先王之為兵甲必及其時必美其材

工則必良事則必試如此其至也惟今郡國之貢兵器果何如哉聚工而作卒歲後已未嘗試也連輿而出方舟而上無不受也簡閱不明則精粗不別精粗不別則制作必濫制作濫則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天時乎况地氣乎加以師興之際卒然求取斬木以為努伐竹以為箭或取非其時或產非其地備數而止行濫固多暴之日則焦濡之雨則朽以之應敵不知其可知新甲之制出於一切次紙為札索麻為縷費則省矣久將奈何凡此之類皆有識之所聞見也至於郡國兵庫或久不啓戰守之具未嘗脩飭事至而慮亦非智者所能也愚以為天下造兵宜專命守臣以蒞之總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選必難其人而進其食以優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價以來之取之有地來之有時為之有法日省之月試之善至多則賞惡雖少而刑上下檢察用為急務其舊兵革勿絕繕完以備豫為政則龍淵太阿不獨稱於古而蠻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強兵策第六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於王業亦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於一臣哉蓋任賢之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駘以蹇蹇後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况乎致遠乎孔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繫之以練縷養之於囹圄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况乎冲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被火也未及反命而燬燼久矣夫曰有監軍焉是作舍

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工人之微者自足為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耶則小臣胡為而可信也彼誠不忠耶則不知有君矣何憚於一小臣哉昔

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忍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為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豨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嚮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聞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疇敢不順苟為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於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未易可成也

強兵策第七

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以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雖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為哉馬之馳矣而

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
雖繼以毛嬙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
墨之敗七十餘城盡反於齊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
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阬於秦功或不可早建事
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今之易將誠以
敗衄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不賢未可責其勝
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適所以召敵也賢而
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微之也使彼勝而驕我敗
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求求洒耻
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湍火之有焚死
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是子謂魏武侯

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三萬人臣寧
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
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
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
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於嶠而秦伯
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於邲而晉侯赦其
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錄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
是雖有過人之畧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
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
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
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且

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
群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乘
之禍亦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
遽賞賊平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
則鈇鉞存焉困獸猶聞况大將乎是則耻不足而
賊不足平也

強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
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
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
所以貴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也仁

非伯夷叔齊廉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
者竭慮勇者盡力辨者以說文者以檄不敢家其家
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日
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飢不暇食擊擊焉從於
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發中不待
勸沮而決所去就者茲蓋非常之士豈可以衆人望
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至矣其為失者賞之太速而
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
使之矣舉億萬之衆贏千里之糧足未履於山川手
未煩於枹鼓虜獲未盈車斬首未數級而幕府以獻
捷矣朝廷已議功矣爵等有數而敵人無數賜物有

石印江表集卷十七
十四
盡而賊衆無盡故天討未行而策命極矣尺地未收而府庫殫矣身既已貴家既已富子女玉帛所欲者陳於前矣兄弟親戚所愛者受其賜矣體習宴安志在驕佚勝則無以加敗則失其舊畫蛇之足世所戒也是賞典雖在安能復使之哉其間亦有矜功跋扈以求姑息國家之弊多或由之唐季五代可覆而視也此無他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之咎也故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古者師還飲至策勳事成而賞誰云晚邪抑又聞之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勸有功如使偏一受位私昵受賜則何以待功德之

臣哉位雖高與偏一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於賞爵則師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強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興上功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輿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已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攻其短隨時

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壞法剛毅則謂之不遜倜儻則謂之不檢輕財則謂之不儉為主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外不察諸內以帷幄之談而校之老生之議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選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謂燕易王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

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故知善不必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匹雛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不能以牧羊也故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也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蕭蕭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作作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

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
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
見賢進之行法不狂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
牽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
而聲不降席而橫行乎四夷矣

強兵策第十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
道者鮮矣將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
猶為踵武國一賢將猶為比有其故何也性生於內
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湍者決之也
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涸澤刃之芒者礪之也而

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鉞刀本之弗善未無及也然
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為善當有事之際學
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
形或不可視有聲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
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
亦難乎苟非有高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一步
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將多矣唯韓
信起於餓隸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
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
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絕水必
遠水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

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澠水陣乃
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
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
文也而卒以勝者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
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
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此反
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
而後存也反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為拙己以為工智
者不能與其謀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
學矣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而求以勝彼亦已
疏矣昔趙奢之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
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
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為
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
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
乃知有將才者必習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况
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固明王所
宜留意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
君而不能為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
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
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
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為務也所謂安者非徒
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教化之
說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

以為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園犴也群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鋸也聞有稱王道誦教典也則衆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成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道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所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道養之失也焉可以藥不勝病而謂道養益不可用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

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叛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知斂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斂人以罔罟詰獵者以從禽雖日撻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為人子而責之以孝未知為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為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為人朋友交游而責之以信未知廉之為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為美而罪以爭未知男女之別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以驕是納民於阱也雖日誅之死

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
族和睦鄉黨相信財不以爭力不以鬪肅肅雍雍相
從於禮讓之地是為安乎使民父子不親夫婦不和
宗族不睦鄉黨不信財則必爭力則必鬪呼天扣心
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為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
以不祀也洪惟

聖神掃五代之弊跨唐據漢拱揖三王教化之情靡
不存乎中矣而或未明未具無以觀示于下幸而昭
然垂日月之光俾穴隙之微咸有所見斯萬世之福
也

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由曰莫若學校之宜於
時也夫士者衆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
人之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非其師也師之
不才學校不脩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
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
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
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者雖非人君
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大夫為父師士為
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為之師况其大者乎
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本之干戈羽籥以

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冑焉黨正於是飲酒焉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善者必興惡者必廢則其學者皆勸勉媿耻而求為君子矣士皆君子則衆人望之若景嚮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也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為學人自擇師學乎學軌

孔孰墨在我而已矣師乎師孰堯孰桀在我而已矣故有以無用之文為學以不令之人為師聽其言則欲齊名於聖哲觀其行則或慙色於閭閻乘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為當然蚩蚩之氓何以取法今者內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聖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說為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為業而不舉其德行師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德行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宜申命學官以教育為職時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為選鄉有善譽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

多俗化不美是六經群言皆欺後世也

安民策第三

或曰今茲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亡薦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為善則取之天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入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况繡績雕琢之文又下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歷盡於此一刻之試而宵中未始有

一毛可為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容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為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由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由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

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
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分經以為之業限以積父母得
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又居而
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
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
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
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
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
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二適謂
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
絀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得士為賞矣賢為罰則群下

孰不一意於察舉乎尚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
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召豈虛言哉或曰
嚮者亦嘗先名譽而後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
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取皆有私顧其
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
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
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可速也法
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未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
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節也

安民策第四

天生人有耳焉則聲入之矣有目焉則色居之矣

有鼻焉則臭昏之矣有口焉則味壅之矣耳之好聲
亡窮金石不足以聽也目之好色亡窮黼黻不足以
觀也鼻之好臭亡窮鬱鬯非佳氣也口之好味亡窮
太牢非盛饌也苟不節以制度則匹夫擬萬乘之富
或未足以厭其心也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
教其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民使知
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知以為足也又以保
息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
得異皆深衣而已則貧者安也自周綱解結禮樂崩
壞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因其富厚交通王
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蕪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
士公卿大夫以下爭工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
度而貪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
者民貪故也惟人之養生豈甚相遠哉食雖豐不過
數人之穀也衣雖厚不過數人之帛也一夫之田五
畝之桑亦足以自為矣然有粟腐倉而甚於飢錢朽
貫而甚於貧蔽姦挾詐晝夜奪如盜賊之為者有
由然也天下之材其大者可室也天下之寶其貴者
可器也天下之織其巧者可衣也天下之高其珍者
可食也駿可乘也良可衛也鄭衛之聲可樂也燕趙
之美可妃也昏姻之際賓客之接車之有具祭之有

品以多為貴以奢為禮婦人婢子屬夫小兒愛樂稱
誦習以為俗如是雖窮天地之產安能以濟一民之
欲哉故其甚富而會不可熄也以此細民亦務相師
法或有禁一年之蓄而費於數刻冒死亡之辟而資
於宴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耻
不若人也如使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執則尊無別
皆賤富不得獨文貧不得獨質萬金之居與下戶為
伍則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庶惡讓可與而和平可
致也

安民策第五

為國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壽矣薄稅斂所以富之
也而水旱乘之民亦弗可得而田也省刑罰所以壽
之也而厲疫奪之民亦弗可得而壽也水旱厲疫之
來陰陽之不和也夫陽一於復而六於乾陰生於午
而成於亥消息有數進退有時非猖狂妄行之物也
無刑焉蓋非逸而動勞而止也無情焉又非與於喜
奪於怒也然而不以其敘者有感而應有召而來也
洪範九疇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八庶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貌曰恭恭作
肅肅時雨若謂君行恭則時雨順之言曰從從作乂
乂時暘若謂君政治則時暘順之視曰明明作哲哲
時燠若謂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聽曰聰聰作謀謀

時寒若謂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思曰睿睿作聖聖時
風若謂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反是則狂常雨若謂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僭常暘若謂君行僭差則常
暘順之豫常燠若謂君仁逸豫則常燠順之急常寒
若謂君行急則常寒順之蒙常風若謂君行蒙暗則
常風順之其傳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惟火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思之不睿
是謂不聖惟金木水火土沴由是而言人君五事不
脩則雨暘燠寒風不以其時水火木金土交相為沴
水旱所以狎至癘疫所以放行也然而君人者不以

身為身以天下之身為身也不以心為心以天下之
心為心也如使下皆狂則上誰與謀下皆僭則上誰
與艾下皆諱則上誰與哲下皆急則下誰與謀下皆
蒙則上誰明聖故明王欲肅則去下之狂欲艾則去
下之僭欲哲則去下之豫欲謀則去下之急欲聖則
去下之蒙君明臣忠百姓相睦然後可以致和氣也
若能自知而不能知八能治而不能治八愚者在
位貪者在職以我賊元元之憂愁戶怨靡所控生是雖
堯為天子舜益百祭其何以媚于上下神祇哉故去
四凶舉十六相所以為大也夫郡守縣令吾民之
司命也漢孝宣與良二千石共治顯宗謂出宰百里

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使語哉惟聰明睿智益垂
意於任官則或害可消而國壽在矣

安民策第六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
守其令也君端冕乎輿阼之位而民被堅執銳履腸
涉血赴死萬里者令使之也君風駕乎園游之中而
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
君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入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
尺之法則老姦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
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
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是萬物之

四時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出秋冬以內茲四時之
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雷既奮植者向榮動者起蟄
而華之以沈陰亂之以繁霜則句萌者傷而蟻蟻者
死矣唯其鈍而晚出首相如只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
是則句芒再至而品物不以為春黃落在茲而智者
不以為秋也是故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
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大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
賞也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去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
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之如弗暇愚民惶惑而失
圖出令如此不若勿出之令也先王慎乃出令謂審
之於內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乎雖稷契之言臯

陶之謨不宜於時不足試也其可乎雖士傳言焉庶
人謗焉志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昔子產治鄭其始也民以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載使子
產聞謗遽改小國之政將何如哉洪範曰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一而君臣政治各有常
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四者善人少而惡
人多也

明明后誠能謹政令先志意則羣心洗濯知所適從
矣

安民策第七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
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
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
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驚之癩
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役
之殺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
任不離惟房之間親之卧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職必
遠畿甸之外君之視聽無由及也是故直吏不可不
慎也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師古
道不觀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其務近名

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
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
必以猛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必以寬斷諸
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
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鞠苛察則謂之智深文則謂之
公火之炎矣無間玉石霜之隕矣孰分蘭蕙仁者之
愛果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弛其囚繫輕
其持戮以容姦為大度以緩令為識體鳴梟鳴樹而
弗忍言弋射虎豹食人而弗忍慮機陷義者之斷果
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
改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改以
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乎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
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
之人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
守者畏悞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體矣仲尼曰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言寬猛不可偏任也失
之於寬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寬寬猛並行然
後為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
也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雖大而宥其寬也
故雖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誠宜處寬猛之用以命群
吏謹察其所為而廢興之則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
矣

安民策第八

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贖者所以優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辜或銜刀於市或刻其肌膚蚤刑暮犯纏綿弗絕繞以叢棘被以五木託身獄吏畢命螻蟻聖人傷焉此赦之所以作也群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以家徇國而子姪有過或麗於法撻之戮之同夫眚隸則耻及其門憂及其親聖人傷焉此贖之所以起也是則惻隱之至念切之著而儒先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害而所害衆也竊迹古先哲王之制刑法非耆殺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

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詎愚勇者苦怯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長育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然後人莫敢殺傷人者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赦焉有贖焉是皆仁者之過也昔王符有言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

然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祀皆有期日天下
所與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啓人以惡也挾其姦邪
以逞其欲脫身而行避吏幽遠天波一洒復為編戶
者所至而見也何百神受職之年有推埋為姦之弊
商旅或不敢越疆狐嫠或不敢出戶以冥冥之民無
告之甚也又衣冠子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戶貪暴無
厭已之贖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孰能以敲朴之
苦易銖兩之罰哉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與其
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曷若使耻而不為
幸赦而姦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
之也幸贖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閥非所

以優之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茲諸葛亮
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
罪則織劓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公三宥之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
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公族尚然况其下者乎
儻留神明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安民策第九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收其田入曰
稅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
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諸侯亦什一而稅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

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荊州包茅之屬也二曰嬪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器貢謂梁州之銀鐵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之璆琳梁州之熊羆狐狸徐州之織縞也五曰財貢謂荊州之柹榦栝栢揚州之篠簜也六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絺紵也八曰游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璣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徐州之魚青州之鹽揚州之橘柚也地之所生各有其宜貢之所入各有其常地宜則物得其性靡不可用也貢常則人知其期靡不必有也

於國而亡積加民如先王之所以冒天下也地不以宜則物不美物不美而責之可用非市於他邦不足以用也貢不以常則人無備人無備而責之必有非買於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於非其地求之於非其常皆農人之病而商賈之利也管子曰歲有凶糶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言賈游於市乘人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謂上令急於求物則重緩於求是物則輕賈人務蓄積而須上之所急求蓋有百倍之息也况乎師興之際事出於途昨求今備猶以為晚市於他邦則民之常產納諸商人之橐買於蓄家則歲之常用杯器買之手飢

美之憂不遠而至矣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勸吾民故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地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爲用不急爲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榮矣

安民策第十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嗟夫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也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昔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觴燕二之日栗烈

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歲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足而耕耕者之婦子俱以饒耒至於南畝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馬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其二章則春日旣溫倉庚旣鳴可蠶之候女則遵播下之徑而求桑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鳴將寒然事畢而麻事起又染采以爲祭服也其四章則取狐貉爲裘以助女工旣而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穹窒熏鼠塞向墜戶以避寒氣而居之也其六章則穫稻爲酒以助養老之具又以

瓜瓞麻實乾茶之葉惡木之薪以助男養農夫也其
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宮中之事書
取茅夜索綯且治野廬之屋而所來年百穀于公社
也其八章則藏冰以備暑國君間於正事而饗羣臣
正齒位也是聖人爲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
官臨視與在隴晦敘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
廬必葺憂思勤苦如此之至因其閑暇然後講武事
養耆老饗羣臣正齒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幽有雅
頌不其至哉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天子坐乎法宮
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邪抑富貴者
以田野爲鄙事嗜儒雅者以離俗爲清賢慈賦庸闕
復甚於此纖悉之談何自入哉或獄訟不決經年逮
捕或功役繁興連頭驅掠閭里之內煩費百端奪其
農耕亂其蠶織徃徃而是也此其無故事有可假法
有可誣也誠申命四方以吏課爲後以農政爲急勸
農之官交舉其職時行屬縣問民疾苦土田墾闢稼
穡蕃滋百姓樂業而無冤人則書以爲功反是則劾
以爲罪或幾乎農時不違而頌聲可作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平土書

生民之道食為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為已足故土地本也耕獲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夏商以前其傳太簡備而明者莫如周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迄今數千百年學者因循鮮能道平土之謂雖道之

猶國莽未見其詳於戲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儒
有欲談三王可不盡心哉抑焉知其不復用也於
是本諸經該諸傳記條而辯之云

一曰按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
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王畿廣輪之數也
二曰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
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又按周禮載師職
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賁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

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疆地杜子春以五十里為

近郊百里為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

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疆地鄭注不甚詳

先儒皆同周禮亦謂五百為此王國遠近之別也然

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

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今本周

禮為定下意

三曰按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

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

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按遂

人職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

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而溝樹之鄭司農云百
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康成謂異其名者亦相變耳
今據百里內近郊遠郊之地也近郊遠郊既為六鄉
其餘又以為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也場圃宅田皆在百里外甸地也甸地既
為六遂其餘又以為公邑之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
賜之田也康成謂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
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
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
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
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
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
四百里為縣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
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王子弟所

等母弟及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地在置藉疏者與卿
同食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地在稍故在下國
言王子弟也然則稍地為家邑縣地為小都置地為大
都其餘亦皆以為公邑也此任地之異也
四曰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謂方六尺也步為百
方一尺者三十六步百
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
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
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立方四里四立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其實四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里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自明矣此制田之例也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畷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立四立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成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二

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
今亦本周禮為定

五曰按康成注蓋依王制凡地除山陵林麓川澤溝
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以為田觀謂王制
之云抑未為得康成取之良謬矣夫山川之廣狹自
非目見不可以億度者也地執或數百里平易無山
川者或聯屬有之城郭涂巷之類又不得知其多少
載使山川之廣城郭涂巷之多則三分地或不止占
一分也山川之狹城郭涂巷之少則三分地或不能
占一分矣以是而云三分去一未知何從得之也今
觀所計祇除王城及五溝五涂有成數可見者裁去

之自餘悉以平地例為田其中所有山川城郭等占
廢今執事者自依所占丈尺裁去之定法之始不宣
豫言也且經所謂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亦皆以
平地例制之耳未嘗言有外物占其間也推此以往
他可知矣

六曰按匠人職遂廣二尺深二尺溝廣四尺深四尺
洫廣八尺深八尺澮廣二尋八尺曰尋深二仞而
遂人職遂溝洫澮川皆無尺數康成謂遂溝洫澮皆
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
廣二尋深二仞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
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其尺數皆依匠人是則經之互

文明矣而川之廣深康成不解賈釋云此川亦人造
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是則川廣四尋深四仞
也又遂人職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澮上有涂澮上有
道川上有路康成謂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
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太車涂容乘車一軌八尺注
經涂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觀謂涂容乘車一軌廣八
尺也然則畛四尺徑二尺明矣鄭云徑容牛馬畛容
廣六尺然皆無文可據以意言之耳以涂依澮而
廣道依澮廣則徑畛自可依澮二尺四尺也
匠人職遂溝洫澮康成云遂上亦有徑觀謂既以互
文觀之則溝上亦有畛洫上亦有涂澮上亦有道也
其尺數亦如之矣然此五溝五涂所占不寡而康成

之注止以萬夫為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為方八
里旁加一里為一成絕不言澮澮所占若以溝澮涂
巷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則此五溝五涂者本經緯於
田間固不別在一處苟田在於此而溝在於彼則云
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可也今田與溝混在一處則萬
夫不得止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不止方八里也
若以溝涂不別出祇就賦夫田為之則名為授田百
晦而又以溝涂占之非所以損上益下之義也且遂
徑至小而川路至大臨遂徑者則所減甚少臨川路
者則所減甚多名曰平土其實不平至矣是豈聖人
之意乎今觀悉計出之見於後然萬夫則於舊三十

三里少半里之外有所增占一甸則雖於舊八里之外亦有所增占其如有旁加一里因就用之固猶不出一成之內其要皆在以官地為溝涂不害民田而已耳抑又鄉遂之地一統於公故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可以增占都鄙受封各有里數故一成之外不可別求雖封邑不止于一成然自一成為之始則其餘方免不足也

七曰按萬夫舊方三十三里少半里凡數三分有則一為少半

是三十里一百步也三百步萬夫之間自東至西

九十遂九十徑遂廣二尺徑廣二尺則六十步也步

直謂廣六尺不言九洫九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則方也後以意察之

二十四步也兩旁二川三路川廣四尋為三十二尺

路廣三軌為二十四尺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東西

計增一百二步有四尺自南至北九十溝九十畛溝

廣四尺畛廣四尺則一百二十步也九澮九道澮廣

二尋為一十六尺道廣二軌為一十六尺則四十八

步也兩旁二川二路其廣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南

北計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東西增一百二步

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

三步有四尺南北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并舊

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

四尺又以所增之地并之為夫以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為萬夫

外所增者 則東西所增從一百二步有四尺橫三十
併算之 三里一百步求步得一百二萬步其奇以為尺則得
二十四萬尺南北所增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橫
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一百八十七萬
八千九百七十二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二十四萬六
千九百二十八尺積尺得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二十
八尺歸之為步又為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一十
八尺此以三十六尺為方一步也積步得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四
百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是為二
百九十一夫二十四晦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萬夫
并五溝五涂所占通計一萬二千九十一夫二十四

晦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也

八曰按五十里為近郊以兩面合言之方百里也王
城當中方九里自王城四面拒于近郊之表各從四
十五里有半其橫各百里以萬夫如舊方三十三里
一百步則面可置三萬夫今既增之則不能容適可
置二萬夫矣且以城之外則有野涂海面三門固有
三涂其孰必當中間直出于郊則二萬夫預辟而處
兩角以每面而視之則各有二萬夫統而論之則四
角繞四萬夫也百里為遠郊以兩面合言之方二百
里也自近郊之表拒于遠郊之表各從五十里其橫
各二百里東西二面各可置五萬夫南北二面各可

置三萬夫皆以地形相軋繞足容此一十六萬夫也
二百里為甸地以兩面合言之方四百里也自遠郊
之表拒于甸地之表各從一百里其橫各四里東西
二面各可重行置二十萬夫北行一十一萬夫南行一十一萬夫
面各可重行置一十六萬夫東行七萬夫西行七萬夫亦皆以地
形相軋繞足容此七十二萬夫也其地皆不方正不
於後見

九曰接近郊之內方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
則九萬夫也除王城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是為
七百二十九夫其餘方一里者九千九百一十九為
八萬九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置四萬夫之田每萬

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
晦九十一步二十八尺四段通計四萬一千一百六
十四夫九十九晦九十一步有四尺外猶有四萬八
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此地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

十曰按遠郊之內方二百里為方一里者四萬凡里
九夫則三十六萬夫也除近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
萬為九萬夫則此遠郊方一里者三萬為二十七萬
夫四面置一十六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
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晦九十七步二十
八尺十六段通計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
十九晦六十四步一十六尺 東西一行五萬夫前

筭每萬夫各有川路四周其外蓋如近郊四萬夫在四角不相接者也今此五萬夫成列則其間當省四

川四路

謂自西而東者

凡一川一路南北之廣九步二尺東

西之長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九百一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是為九夫四十二晦九十一步二十尺此五萬夫之間所省四川四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晦六十六步有八尺西面亦如之 南面一行三

萬夫其間當省一川二路

謂自北而南者

凡一川一路東西

之廣九步二尺南北之長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

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四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四百有一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五千七十五步二十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是為九夫五十晦七十五步二十尺此三萬夫之間所省二川二路共省一十九夫有一晦五十一步四尺 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晦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卻於上十六段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晦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之內除此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晦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十六

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晦二十九步二十八尺 遠郊二十七萬夫除此十六段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晦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 猶占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晦七十步 有八尺 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大之川也

十一曰按甸地之內方四百里為方一里者一十六萬凡里九夫則一百四十四萬夫也除遠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為三十六萬夫則此甸地方一里者一十二萬為一百八萬夫四面置重行七十二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洑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一十四晦九十七步三十八尺七十二段通計

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晦四十步 東西外行一十一萬夫其間省十川十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四十二晦九十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晦一十五步二十尺 東西裏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共省七十五夫四十三晦三十二步一十六尺 上兩行中間尺省一橫川一橫路 謂自此而南橫 前算每萬夫南北廣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九萬夫南北共廣三百五里一百八十步今以其間先已既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廣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已省七十四步有四尺九萬夫猶廣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則此川路橫三百

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八十
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一百九
萬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五百三
十八步有四尺積步得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
步有四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
所省八十五夫四十九晦八十三步有四尺凡東面
兩行二十段之間省十八川十八路及一橫川一橫
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晦三十一尺有四步
西面亦如之南面外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
每一川一路計九夫五十晦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
七十六夫有六晦四步一十六尺 南面裏行七萬

夫其間省六川六路共省五十七夫有四晦五十三
步一十二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橫川一橫路

西而東橫前筭每萬夫東西廣三十三里二百二步

百七萬夫有四尺七萬夫東西共廣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

八步有四尺今以其間先槩省六川六路每一川一

路東西廣九步二尺六川六路共已省五十六步七

萬夫猶廣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則

此川路橫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從

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六十三萬五千九百六十八步

其奇以為尺則得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歸

之於步又為三萬三千五百六十步有八尺積步得

六十五萬九千五百一十八步有八尺步百為晦晦
百為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所省六十五夫九十五
晦一十八步有八尺凡南面兩行一十六段之間省
十四川十四路及一橫川一橫路共省一百九十九
夫有五晦七十六步 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九百
八夫五十六畝一十四步有八尺都於上七十二段
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晦四十步之內除
此九百八夫五十六晦一十四步有八尺外猶占七
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晦二十五步二十八尺
甸地一百八萬夫除此七十二段占七十四萬有
六十一夫四十二晦二十五步二十八尺外猶有三

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晦七十四步有

八尺此他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是鄉遂之田制備矣

十二日按一甸舊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方十里

也一甸之田方八里中有六十四井自東至西八井

也并有九夫自東至西三夫也三夫之間則有二遂

三徑遂廣二尺八井則有十六遂十六徑八井之間

及兩旁則有九溝九畛溝廣四尺遂徑溝畛共增二

十二步有四尺南此亦如之此井田為溝畛是於

遂井之四面從黃皆為溝以至於邑立甸不復別為

限隔旁加為成乃為馬成之四面黃皆為溝以

都旁加為同乃為溝其外焉十里之中既取八里
二十二步有四尺以為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外止

有一里二百七十七步有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

八步有四尺乃以二百步為二夫之田從二夫之

間及其外又以一步二尺為二遂二徑則計二百一

步二尺矣其餘更有八十七步二尺成之每面又為

一洫一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然多是兩成相接平分之則此

面占一步二尺以八十七步二尺又除此一步二尺

餘止有八十六步矣今以二夫之田為二行前以二

二夫者也又以八十六步為一行行也四面每面內第一

行橫列二十四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夫每面第三

行二十六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八夫第三行不成

夫者以晦言之四面每面橫一百步從八十六步

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為方一步者八十

六百是為八十六晦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者一段

共四段每段為方一步者七十三百九十六是為七

十三晦九十六步積晦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

四步每段已有遂徑溝畛一成之中除一甸之田及

遂徑溝畛洫涂所占外旁加更得田二百八夫其不

成夫者又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謂加一井也今此不得為井矣又計成之

者二十八又其間為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兩旁二

二里以廣十里步通計三十步凡三百步為一

四都六十四成也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成也為百里

四都六十四成也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成也為百里

謂之一同一同百成矣前等成法每一成合各為一
面一涂四周其外然以多是兩成相接故平分之各
占半面半涂今此一同一百成其中六十四成四面皆
有接每面各抵占半面半涂如前法矣至於旁加三
十六成則四旁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四角四成各
回曲兩面無接也既無接則當為全面全涂乎曰否
凡一同之外當為澮與道也澮周於同道周於澮若
是則須變半面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也澮一澮其廣五步
二尺然則增四步也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變其一
面半面半涂以為一澮一道澮道所增之地橫十里
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二千內除橫二十八步從四步

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面二半涂從者
展計一百一十二步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步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前算一
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
四步今復增此澮道所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
外止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九十六步 四成皆回曲兩
面無接變其兩面之半面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一
面如上所計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 一面
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十里也其四步求
入右面所計矣從四步求
步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步內除橫二十六步四
天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面一

半涂一畔所刻退四步之地一畔展計一百四步其奇以為
尺則得九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二步二十四尺通
計一百六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七十
七步一十二尺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七十
七步一十二尺前算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
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此兩面澮道所
占共二百二十七晦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止有九
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一同百里為
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天則九萬夫也今此算一同百
成中一甸甸六十四井井九夫是為五百七十六
夫旁加又得二百八十八夫總計七百八十四夫百成則

七萬八千四百夫也廿六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
有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
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又四成成
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
九十八萬八千二十九晦二十二步二十四尺一切
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晦二十
二步二十四尺統論之則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
二百八十夫二十九晦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餘盡
以為遂徑溝畛塗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
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雖然此獨以一同言之耳如
晦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兩同相接則又省焉別見於後今遂徑溝畛並是兩
同相接無用以別然

述法之始須先定一圖而後可議其有接無接故特
先為此制也亦恐山川隔礙其間或有獨置一圖之
意亦同以都鄙而形辨遂是以前二萬夫之間
川也

十三曰按稍地二十同其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

無接制度不同故以稍地則為稍道若無接然其

其四同各四面皆有接在四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

面無接每同無接之面凡十成 中間八成每成之

一面變其半血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如前所計每成

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四猶

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 左右二成每成之一

面變其半血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亦如前所計每成

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又一面變其半血半

涂以為半澮半道以回曲故此一而又變之然與他

共八尺半澮半道共一十六尺然則增一步二尺地矣

九十六步本亦十里也其四步從一步二尺求步得

二千九百九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五千九

百五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九百九十八步二十四

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四尺內除橫二

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

九畛一半血一半涂所刻退四步之地矣展計二十

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四十四尺歸之於步又

為九步二十尺通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外猶占三千

九百五十九步有四尺步百為晦是為三十九晦五
十九步有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一百五十八晦四十
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
九晦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接之面凡二十六成
二十四成處三面晦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
以為半澮半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一步二尺求步
得三千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尺歸之於步
又為一千步積步得四千步內除橫二十八步從一
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
涂展計二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三十六尺
歸之於步又為九步一十二尺通計二十七步一十
三尺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為
晦是為三十九晦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除此澮
道增占三十九晦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
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十一尺一十二尺
二成處兩角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
澮半道如前所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
尺又一面亦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借以日
之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本亦十
二尺記入右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八
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有八尺歸之於步又
為一千步有八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八步有八

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步

二十徑九溝九畝一平池一半涂在溝內一平池在溝外

之地展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展步尺之計更上一步

者蓋前有不見者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

四尺步百為晦早為二十九晦六十二步二十四尺

每成兩面增占七十九晦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

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晦五十八步二

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六十六晦

天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

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八成成有九千八百八晦九

十六步其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晦三十六步

三十二尺又二十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

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晦

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四百六晦

四十七步有四尺一切以天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

四夫六晦四十七步有四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

為田八萬八千三百四夫六晦四十七步有四尺其

餘盡以為遂徑溝畛塗澮道也以九萬天言之則

道所占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四同各四面皆有接

每同四面三十二成成之一面變其半塗半涂以為
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三十九晦六十二步二十四尺
外其不成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十一

一十二尺 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變其半塗半涂
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
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
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六
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
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
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其四成成有九
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
十九萬一千一百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一
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一十一步九十八畝
九十三步一十二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

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

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塗澮道也以九萬夫言

畛塗澮道所占六十六畝八尺凡稍地二十同同九

萬夫合計一百八十萬夫今積得田一百七十六萬

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畝二十七步有四尺蓋

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塗澮道也以一百八十萬

畛塗澮道所占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夫七十二步三十三尺

十四日按縣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

地之角角置門二十八同同九萬夫合計二百五十五

二萬夫今積得田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

夫七十畝一十三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

溝畛 洫涂澮道也以一百五十二畝夫言之則遂徑
百六十四夫二十九畝
八十六步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置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

一面無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十六四角四同各

二面有接二面無接也每同前左右兩行一十六

成以自內視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

一道計增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

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 後左右兩行

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

道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

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十一步二十二

尺 前角一成變其兩面名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

道計共增占二百三十七畝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

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

十四尺 左右兩角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

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

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

占一百五十八畝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

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

後一角一成其兩面各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

道計共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

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

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十一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晦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晦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四晦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晦有四步一十六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

十四晦有四步一十七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

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涂澮道所占一十七百有三夫八十五畝九十五步

二十凡置地三十六同同九萬夫合計三百二十四

萬夫今積得田三百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夫

六十三晦二十五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

溝畛涂澮道也以三百二十四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涂澮道所占六萬一千八百

十五夫三十六畝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

之所隔徑隔於溝畛隔於涂澮隔於澮道隔於川所隔

之處必有橋焉川之水必決路而洩之以歸於大川

客隨地勢所向不可定其隔澮井田之徑畛涂澮道亦

如鄉遂為橋澮之水亦洩而歸諸大川也司險職曰

阻則橋梁之下文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康成雖不復解然以上文觀之此為橋梁亦明矣

備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廣輪王國之遠近任地之
異制田之例山川之不億度溝涂之有增占自萬夫
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畱地繫子之論詳矣其
所以授於民多少之數可得而聞與曰夫治民必先
定其居處而後可使之樂業也故司空執度度地以
居民正為此焉今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也然此
纔謂農民其餘有百工商賈度人在官者凡此之類
抑又多矣載師職曰以廛任國中之地康成謂廛民
居之區域也里居也遺人職曰掌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難阨康成謂鄉里鄉所居也縣師職曰掌邦國

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謂郊里郊所居也買釋

云鄉里據國中師以廛里所任地是也郊里據在

郊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也然則六鄉之居布在國中外至近郊

遠郊也遂人職曰辨其野之上以頒田里夫一廛田

百畷則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舊說廛者二畷半一

之宅樹之以桑當從孟子五畷為正甸地然康成注

遂人謂廛城邑之居注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

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

在都城者與鄭意以六遂之民雖田在甸地而居於

國中且甸地於國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為
便哉抑王城方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

晦為七萬二千九百晦盡以為遂民之居一家五晦
纔可容萬四千五百八十家况王宮祖社朝市國宅
之屬及鄉民所居在其中乎則六遂七萬五千家於
何置之苟鄭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則六遂所管與都
邑異遂民不可越在郡邑也又其徃來亦非近矣且
康成既以六鄉之居有在於郊則六遂之民奚為不
可居甸乎是夫之甚矣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
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康成亦謂城郭之宅
田室蓋鄭以六遂居在國中故於都邑亦云室在城
郭也其經意俱以室數為家數豈分於城之內外與
其實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蓋亦不出
一廛五畝之數也或曰敢問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
論以六鄉為農人而百工商賈之類不與其數何哉
曰觀觀鄭注則然且裁其理至當矣夫農人國之本
也三時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
於庠序習禮義為賢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為之鄉
為之遂以編著之而統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夫工
商之類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安足比
於農人哉抑其各有所統工則統於司空賈則統於
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統於其官府其餘皆然雖不繫
于鄉遂可也曰既不繫於鄉遂則其所處郊乎國乎
曰聖王敦本尚儉雖有工賈必不甚衆庶人在官者

亦有常數其餘益寡美國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
有事於市朝當在國中乃為便也

十七曰或曰奠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數願聞其
悉曰按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
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
晦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
地歲種之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故家二百
晦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故家三百晦以地利有厚薄
宜差之也又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晦
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晦萊百晦餘夫
亦如之下地夫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此六
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利有厚薄故差其萊數以平
之萊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鄉之田未見明文惟小
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
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觀觀之若
以為都鄙六遂乎則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萊晦數推
其收入必亦無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
差也此蓋是六鄉授田之制以郊地狹隘而六鄉分
之矧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其
間則雖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晦數但以其家人
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口則授之以

中地五口以下則授之以下地焉其實皆百晦也

九等所養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今據遠郊之內田

二十萬夫近郊四萬夫其不為萬夫之川者又有

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晦七十九步

四尺近郊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步三十二尺

尺蓋以為六鄉之田也里也場園也宅田也

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其餘

則王城之外有環涂環涂有野涂有郊有神

有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有籍田籍田

有學虞庠在國有榭榭所以講軍實足以臨見王之

之也於是乎為之其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

其地出五庸五涂所占也又其餘則以待

餘夫也或曰郊內無餘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鄉

之人不得不有餘夫且舉遂則鄉可知矣亦計郊內

地猶有以待之也甸地之田七十二萬夫其不為萬

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

七晦七十四步八尺蓋以為六遂之田也廛也其餘

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曠其地又其餘則以

為公邑也或曰子既言鄉有餘夫而於遂可以不言

且遂人職已著之矣曰遂之餘夫所受之田屬公邑

耳不可祈言也遂之家數與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

溝樹之美若有餘夫其田何從而得必外取於公邑

焉曰然則六鄉餘夫所受之田何以不為公邑曰郊
內地狹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偏王國故雖以待餘
夫不復別稱為公邑也或曰公邑獨遂之餘夫耕之
乎曰不然康成謂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
出耕公邑觀謂亦非獨士工商而已也雖庶人在官
者畜牧之家之餘夫亦出耕於此焉民之生息歲月
浸多積數世之後其餘夫豈可勝數公邑雖廣或弗
能容矣是聖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則八十四
同精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六同除名山大澤不以盼凡當
林麓川澤溝澗其餘以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
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內則自以

其兩官之民其有山陸林麓川澤溝澗之
其地又其餘則以待夫也又弗能容則亦當出
耕於其所近公邑其人繫於都鄙其田稅則歸於
王官是公私兩利之意也或曰遂人云萬夫有川川
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去山陸林麓川澤溝澗
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餘如此以至于畿康成因
知都鄙為井田矣則其意謂公邑自稍以外亦如甸
地為萬夫之川與曰是康成之誤也此川上有路以
達于畿止謂由此路而往可通於畿耳以明其所以
為道路於田間者非妄也將以利往來之人內通於
國外通於畿國近而畿遠遠之可達近可知矣是以

省文言畿而不言國也非謂一槩為萬夫之川以至
畿也且自稱以外公邑而以采邑之餘一切使大夫
治之後復欲爵祿於人又取之以為采邑也公卿大
夫寔有定員若有王子弟則世世生息安有紀極是
采邑之增無世無之苟令公邑盡為萬夫之川他日
造都鄙為井田又當改作乎何勞力之甚也若造都
鄙而循用萬夫之川非制也以觀論之甸地公邑自
依六遂萬夫之川稍縣畝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
制或近或遠隨宜而變於義當矣或曰都鄙授田則
有不易百晦一易二百晦再易三百晦凡三等遂也
甸則有上地田百晦並五十晦中地田百晦

下地田百晦萊三百晦凡三等鄉地授田則有
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雖以地利差其
口數其田實皆百晦凡三等而康成之義自六鄉以
及甸稍縣都采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
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獨是都鄙授田之制豈可以
包鄉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鄉遂也雖
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須定有一百晦不易
者二百晦一易者三百晦再易者合六百晦而三家
受之此則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則
已失之矣况其積筭數百萬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
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則皆不取焉但倍舉鄉遂

都鄙授田之明制使執事者躬相地宜而頒之不致以預言也

十八曰或問田里之論則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

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謂其制三等百里

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

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

之田稅入於王其意以公采地為一等百里之國也

王之母弟卿采地為一等五十里之國也又其注載師謂

采地為一等二十五里之國也最又其注載師謂

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

子弟所食邑然則三公百里之國在畷地鄉五十里

之國在縣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國在稍地也畷地三

十六同同為百里之國一一是為三十六國也縣地二

十八同同為五十里之國四是為一百一十二國也

稍地二十同同為二十五里之國十有六是為三百

二十國也此其大畧耳苟有名山大澤占之則依所

占減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數少食之不盡則以

其餘為公邑以俟後耳然今按周禮公三人其卿老

三公人蓋此卿十有五人三大夫每及六人大夫則

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屬大夫八三百二十七人

備舉若加以冬官之屬及公邑又別有大夫治之其數蓋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為二十五里之國三百

二十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減焉又王子弟最
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曰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
然縣地為五十里之國一百一十二雖或有名山大
澤占之及王子弟稍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於
十有五人其餘地蓋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諸
此乎雖王之母弟庶子衆多置地弗能容之取於此
亦可也又其餘乃以為公邑焉或曰禮云天子立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於周禮何其不同
也曰此夏禮而商因之者也其田則公百里卿七十
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則自卿以下增其員而減其祿
蓋後世政事漸繁事繁則官不得不增官多則祿不
得減勢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請問賦稅之法公觀對曰按太宰職以九

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

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三者不出於田里故不舉康成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

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

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令其財

征皆謂此賦也是則周時已如漢筭泉但漢法筭泉

人百二十周之賦泉數則未聞矣又按載師職曰凡

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此征則皆指田稅也。康成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
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
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經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康成亦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詳
司農注引孟子云廛無夫里之布。其意可取。蓋凡稅
者各隨其地所出。田有穀則輸其穀。宅有桑床則輸
其布帛。唯廛里在國中者人衆宇庇。無所樹藝。則課
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樹藝。多少二十之價而
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樹桑麻。而怠廢不為者。則
依國中例課之。出泉布。蓋樹桑麻易為功。而出泉布

難為力。所以罰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謂罰以三家之稅。粟。謂
屋。但以三家之稅。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稅。
粟。借文以補之。焉。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稅。
粟倍重之。亦以罰其怠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康成謂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
徒車輦給繇役。蓋勤而就田業。則有夫家之稅。間而
無職事者。亦有夫家之稅。與其無地而輸財。孰若受
田之獲利也。此亦以勸其勤耳。大畧自國以至于畿
稅輕者不減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亦少焉皆
以役多少參折之也。此賦稅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
謂周稅什一。今此論何其等級之多乎。曰其謂什一

舉近郊而言也古之言實舉近而略遠也後儒耳目
不接得其畧而失其詳因謂皆什一也夫周禮豈可
誣哉抑不獨於周然也其言夏商什一者亦猶是也
後凡言什一者意同或人又問曰辛卒業於賦稅矣其所以制
軍茲具車甲願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
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
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
名也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
家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據

選人職曰以歲時稽覈於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
數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
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王家迭而
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
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
三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
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
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
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
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

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

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立亦

足矣杜氏齊謂出此馬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觀則立

賦實周公之典舉立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如海

成則百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

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

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制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

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

八十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矣如有名山大澤占之同

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百同故古謂天子萬乘

也大凡康成謂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之四旁加

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觀謂溝洫始

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免其

田稅乎今觀車賦止於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

車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盡治其

洫又共治其同之澮以役折後於事為宜且其治洫

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義盡矣

百晦為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稅其私田詩春秋

論語孟子之說皆然特周禮為異稅夫無公田康成

以為周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

田不稅夫商之助法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

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

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此論何如

曰天子之政自國而形天下者也豈有天子之國自

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雖其歲入同

歸于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謂也且畿內有鄉遂公

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諸侯之國豈無其吏能促

之者乎苟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則若王政明諸侯奉

法雖使之稅敢過制乎若王政不明諸侯不奉法雖

為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論也觀謂周

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

田商禮也抑文王之時雖已受命尚為商之諸侯其

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作禮樂方遂

變之故言周為公田者其原在聞之於文武之時而

不知周公已變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則孟子既知周制與商異矣其下文又曰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

雖周亦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

之文其詩又是周雅故復疑周亦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則疑之之辭也既疑周為公田故至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乃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蓋亦商禮也周則皆百畝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畝而徹如徹取之謂與至如周詩所引公田亦非指言當時之事蓋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之亦不言之公田果在何王之時也獨其上章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云曾

孫謂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時則周公已作禮樂矣而曰爾我公田是周制果為公田也然康成何以專稱曾孫為成王夫孝孫也孫抑是事宗廟之通稱禮曰祭稱孝子孝孫以其孫我稱也其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若是則人君能繼先但有國家君子取其廟中之稱而稱之曰曾孫皆可也豈成王得享之哉安知詩人所指不謂武王也文王土也苟詩人所指謂武王以上則自是周公未制禮之前誠無害於周禮之夫稅也且孟子對齊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則依商禮矣夫獨至周詩而疑之又不明辨從而遂其疑

也言公田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

謂魯之先田稅既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觀

或頗墾闢以有餘定矣然山林川澤之旁歷世之後

過籍蓋立明謂周畝宣公又履而稅之傳稱穀出不

稅穀亦不過商時豕雖不謂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

義也非謂周有公藉數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之

什一而籍穀梁曰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

皆舉商禮以言之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焉長

之於文武之時而也大凡先儒多稱商禮抑非止聞

之子孫其服行尚不知周公已變之也蓋亦孔子商

人殖于兩楹之間則與商王夾之也周人殖於西

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嘗昔之夜夢

真於兩楹之間明王不興而而論語曰周監於二

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而論語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誠夫子其身之私則法先祖

天下之公則從時王且周制文於商也其可忽諸先

儒徒見夫子行商禮因謂天下之法盡當從商則其

所言多稱商禮傳之積久後世莫知其本源誤謂之

為周制故言周制有或以商禮雜亂其間則後世之

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對哀公蓋徹與實止謂周

家什一之徹法不是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則詩

春秋論語孟子莫不謂周公之制有公田後世諸儒

解之者非也康成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

一也或曰助法不善與周公故變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變之慮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頑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入籍穀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賦稅稅有所常責有所在安坐而視其入也禮制愈崇國用愈廣何暇從容如上世乎雖然無所增重也第謹其出入數耳於民既無傷於國則不之是聖人慮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問司馬法既為井田而周公變之何也曰司馬法雖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餘十井為通則長十里廣一里十成為終則長百里廣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此諸侯群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立方四里邑方八里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與同則仍依司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無小無大皆方也舉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變則車賦亦不得復依司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雖盡再易之地猶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為多矣抑征討有時非常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數增焉皆聖人以義制事預備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馬法文王時所作而周公敢變之何也曰夫孝者謂能承其志意非必盡循其政令膠柱而不改也况文王雖作司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已故

經始司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勳未集
武王克紂而崩周公攝政乃取其書而述傳之可則
因否則革廣以衆制而為周禮焉益無過也曰文王
聖人也其為書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聖人因時制
宜文王之時與周公之時異故文王以其時而言周
公以其時而變也或曰諸侯之國亦井田也其制何
君曰亦猶都鄙而已矣始之為鄉遂次之為都鄙或
滿以萬夫或極以一同至於諸侯則不言其田制其
取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觀諸內欲知遠者本諸
近茲不待備言而可鑒也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聖
救商人之敝以之為禮禮無不中以之為政政無不
和土天下之廣也而一塊莫敢爭先為之限也口天
下之衆也而勺飲無所闕先為之業也率飽煖之民
而納之於仁義驩焉可不反顧矣其曰兼三王不亦
宜乎後雖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則如之
何則可曰法而行之復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經析其微注釋其善極數明用會異
於同勁正備其無越此書矣猶懼其未可以灼見也
作三圖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圖二曰鄉遂萬夫
之圖三曰都鄙一同之圖圖之矩畫頗高廣故別行
不綴于

明明后如欲舉周公之制觀是書按是圖以令之其

如取諸掌乎若猶未也敢私於學禮者故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